夢占類考

夢占類考卷二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人身部

頭

大雷擊首

商紂夢大雷擊其首無何周師入而首懸大白之旗

頭生角

諸葛亮出北谷口魏延爲前鋒延夢頭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曰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自破之象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果爲楊儀所殺 蜀志

髡頭

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爲南中郎中司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子節夜夢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使呼節曰卿犯鹵簿罪應髡刑節俛受刑驚覺摸頭即得斷髮明暮與人共寢夢見韶曰卿髡頭未竟即復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備甚謹明燈火設符刻復夢見韶髡之如前夕者五節素美髮五載而盡 晉逸史

斬頭持去

齊彭城景思王高浟敭歷素有令望一夕其妃鄭氏夢人斫浟頭持去惡之數日後爲盜田子禮等數人謀劫浟爲

王許稱使者徑向溆第至內宰稱勅牽溆上馬欲引向南殿溆大呼不從遂遇害北史

斷頭持去

爾朱世隆嘗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奚氏曰適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未幾見殺北史

東昏自挈其首

蕭綜母吳淑媛在齊爲東昏宮人寵在潛余之亞及得幸於梁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人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

及綜長成心驚不已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既不一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王子汝今太子次第幸保富貴勿洩綜相抱哭 梁史

自求其首

王琳爲吳明徹所殺傳首陳庭懸之於市後朱瑒致書於陳徐陵以求琳首明徹亦夢琳自求其首並爲啓陳主而許之仍與劉韶慧等持其首還於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瑒等乃問道北歸別議迎接時有茅知勝等五人送柩達鄴乃葬焉 梁史

自提首

王涯旣族女爲竇訓妻以瘋疾免家人慰之紿以涯貶女忽夢涯自提首告曰族滅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墮地家人乃以實告之唐書

愛貌易頭

河東賈弼之夜夢一人面瘡皰甚多鬚大鼻瞷目請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旦起不自覺而家人悉驚走伐云那漢何處來弼取鏡自看方知怪異後能半面笑兩足手口各提一筆俱書辭意皆美幽明錄

以首承日

賈隱林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謂朕耶因令

糾絲行作

頭骨不正

李士寧先得塗氏所藏軒轅鏡洞見遠近蔡君謨學士以道自任聞士寧之名惡之君謨一夕夢爲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旣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骨不正乃以手爲按之曰頭骨已正矣夢覺頭上痛翌日士寧謁君謨謂曰夜夢頗驚悸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與之

頭出角背生鱗

宋鄭獬夢浴於玉龍池視背生白鱗水影中頭上出角未

幾狀元及第

人斫落頭

相國劉沆天聖中赴省試一夕夢被人斫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釋之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做只得第二人後果第二人及第沆行十二故言十二郎云

斫半身坐頭上

宋劉渭字志清婺州金華人同志有夢一人斫劉沆半身而換之復坐沆頭上既登第乃知爲劉渭中狀元之兆沆渭半邊異耳故爲易半身沆中牓眼渭中狀元故坐其頭上

白頭翁

詳英靈部田千秋裴寂

戈擊首墜於前

詳庋劉部晉中行獻子

人頭有血

詳地理部 高皇

腦

龍神寫字腦上

與祭酒川卿臨試時夢龍神寫狀字於腦上果中狀頭

鹽腦

詳庋劉部楚子

被髮北面而譟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莊公 觀榭𧶽也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良夫言已有以小成之大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罔良夫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衛侯貞卜不吉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左傳

被髮搏膺而踊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此趙氏之先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

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張去聲腹滿也如廁陷而卒左傳

被髮為清江使

宋元君夜夢有人被髮云予為清江使河伯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明日豫且網得白龜圓五尺獻乃殺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聞之曰神能見夢於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莊子

官須髮為鞘毦

劉誕夜夢左右侍直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鞘毦既覺已

失髮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後果敗 史

剃髮爲僧

曹確判度支亦有台輔之望一夕夢剃髮爲僧心甚惡之有一士人占夢多驗確具以所夢語之士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行且驗矣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確遂代之 北夢瑣言

披髮爲厲

刑部侍郎張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爲 文皇所縛不屈死之 文皇嘗夢昺披髮爲厲出焚其尸面色如生

總角童子

費尚書宏年十六赴省試考官閱其卷夢見總角童子意榜首必少年也遂以其卷置高等及赴鹿鳴儼如夢中之貌果貎冠魁天下狀元記事

額

點額

齊宣帝高洋封齊王時夢人以筆點己額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主字乃當進也不久受魏禪北史

額上安耳

兖州張番通嘗夢爲泰山府君所召令爲詞判錄事天曹天曹允之府君恍與張通額上安一耳既寤覺額癢果生

肉如耳時號三耳秀才　太平廣記

面　面白毛虎爪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虢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乃逆宗國

既卑諸侯遂巳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號乃亡國語

枕膝覷面

魏遼東太守反明帝命司馬懿討之懿至襄平夢帝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懿心惡之及凱旋次白屋有詔召懿三日內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懿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牀流涕問疾帝執懿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托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晉紀

面有黑點

諸仲務一女顯娠嫁爲朱元宗妻產亡於家俗聞產亡者以墨點面其母不忍仲務密自點之無人見者元宗爲始新縣丞夢妻來上牀分明見新白粧面上有墨點 搜神記

眉

眉長與髮等

舜二十夢眉長與髮等堯乃命舜代巳攝政 帝王世紀

目

目洗於河西

伯禹夢自洗於河西四岳舉之舜進之堯堯命以爲司空 帝王世紀

刺出眼中

陳留周氏婢入山採樵夢見一女子曰吾眼中生刺乞拔

之嘗有厚報此婢乃於朽棺中見髑髏草生眼中乃拔之即於其處得金鐶一雙述征記

眇目僧執香爐

詳成器部梁武

慧眼水

詳地理部江紑

深目猳喙

詳天象部穆子

鼻

青蠅在鼻上

何晏請管輅問曰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

肯去有何意輅曰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青蠅惡臭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戒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弗履君侯上追六爻之旨下思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晏不能從後果及禍 晉書

正鼻

徐郎中夢神人携竹籃其中皆人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乃劓徐鼻置籃中擇一鼻安之神笑曰好一正鼻郎也既寤徐鼻忽端直歷官至正郎 括異志

耳

耳旁兩重土應受非命死

吳郡馬翁者有文學馮君時範母舅也嘗遇仙有奇術嘉靖間倭虜犯金閶翁避居馮君所一夕夢異人誥以川旁兩重土應受非命死明日以語馮君令書之屏且云吾鄉有陸某者其人六指當死於倭無何蒼頭自城外入報云陸已被殺矣蓋陸字耳傍有二土也馮君親向予言之

晉

丹唇不言

咸和三年劉曜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以下議之大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丹唇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

拜者屈服於人也復跡而行愼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已而果爲石堪所執幷於石勒 北史

口

唾灼口中

鄭灼幼而聰敏勵志儒業受業於皇侃一夕夢與侃遇於塗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釋褐奉朝請累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 梁史

捧日納口

陳武帝霸先微時嘗游義興館于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

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 陳書

伎跳入口

元嘉中陶繼之爲秣陵縣令令人追捕劫財李龍等時有太常伎爲賊攀引陶不詳審繆作款隨例申上衆證其寃陶亦知枉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并諸劫十人於郡門斬之此伎聲藝既高又殊辨慧將死之日曰我雖賤隷實不作劫陶令已知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數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隕泣經月餘陶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忿訴天得理今故取君便跳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伏若風

癩良久蘇醒有時而發發卽天矯頭乃著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瘁二兒早死止餘一孫 還冤記

人二口

張儉爲雲中幕官故事遼主出幸州邑長吏當有獻時遼主隆緒獵雲中州節度使奏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敢以爲獻先是隆緒夢四人侍側賜食中一人二口至聞儉名悟而召之占奏三十餘事稱旨遹加顧遇践淸華拜相封王多裨益云 遼史

彩鳥入口

詳飛鳥部羅含

流星入口

詳天象部祟法害

舌

劒斷其舌

沈約夢齊和帝以劒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梁帝遣巫視疾還以狀聞帝大怒令中使譴責約懼遂卒帝以其懷情不盡諡之曰隱 梁書

舌上生毛

馮亮知江陵府任滿當代一夕夢舌上生毛解者曰舌上生毛剃不得也當再任已而果然 一作馮延巳臨川事

白皙多鬚

李林甫作相嘗夢一白皙多鬚長丈夫逼巳排之不能去旣寤言曰此形狀類裴寛謀代我故也時寛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乃因李適之黨斥逐之是時楊國忠始爲金吾胄曹參軍不十年林甫卒國忠竟代其任其形狀亦類寛焉 唐書

被人剃髭

李廸美髭髯御試前一日夢被人剃削俱盡心惡之有解者曰必爲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巳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放榜果驗 皇朝類苑

長鬚翁指示

宋沙門法稱臨終曰有松山人告我江東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一餅金爲信宋祖聞之命僧慧義往松山七日七夜行道夢有一長鬚翁指示及覺分明憶所在掘而得之宋祥記

身生八翼

陶侃少時夢身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後都督八州季年思折翼之夢每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晉書

身盡兩翅

齊世祖年十三夢人以筆盡身左右爲兩翅後踐大位身體生毛

齊世祖少夢體生毛髮長至足南史按此夢亦似豪盛之意

曰化龍繞身

齊文耶太后夢爲日所逐化而爲龍繞身寤而驚悸遂成心疾醫士顯荼三部脉非有心疾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是生宣武北史

一人出吾身中

李廣以才學兼御史脩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廣嘗欲

平明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夢中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惚怳不樂數日便遇疾竟以此終 北齊史

慶雲覆身

詳天象部張鷟

飛蟲著身入皮膚

詳昆蟲部明德馬皇后

靈鳳集身

詳黃冠部王遠知

體上有青誌

詳名姓部董青建

肩

鳳集左肩

詳天象部衍陵母

臂

折臂太守

劉之遴在荆府嘗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遇牛奔果損臂不復得屈伸連相兩王再爲此郡 梁史

石虎齧臂

燕主慕容儁夜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棄諸漳水不久而儁

死北史

變臂受犬肉

詳上獸部林環

手

無左手

隋文帝未貴時常舟行江中夜泊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菴中有老僧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爲天子後帝興建此菴爲吉祥寺獨異志

以手捧天者再

韓魏公知泰州臥疾數日忽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東宮倦游錄

兩手掌二人首

張侍郎昇傳臚前一夕夢登天兩手掌二人首云皆同姓者及開牓一甲張昇二甲張燧三甲張曉

白衣執手

詳帷服部達奚武

鳳集手上

詳飛鳥部孫姓者

持刀自落十指節

魏莊帝欲圖爾朱榮夜夢手持一刀自割落十指節都不覺甚惡之以告陽城王徽及楊侃徽解夢曰蝮蛇螫手壯

上解腕側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後俯朱榮與元天穆同入帝在明光殿榮見曾安等持刀入即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刃之去其十指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心腹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限於是天穆與榮子菩提並就戮北史

石患指痛

齊僧設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臥石長可丈八乃顧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粗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拗舉之初不可動一日忽然

自斵即就營造移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焚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用大牛數頭挽不動忽有與僧以瓦木土墼壘而圍之尋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于人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木傷其二指也遂即補之開皇十年盜像幡蓋者夢丈八人入室責之賊大怖悔而謝焉其像見在法苑珠林

大旛出指端

詳旂常部劉仁恭

掌

掌中草不脫

辛寅遜嘗掌中草不脫後爲翰林學士草制數年復掌選

心

以刀開心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後東歸融曰詩書禮樂皆東矣 異苑

大鑿開心納藥

尹知章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睿宗即位中書令張說薦爲禮部員外郎俄轉秘書監 唐書

援于學心

宋羅璵妻翁氏父悅爲寧州刺史費少而信誦法華經數

年不劬後得病忽苦心痛悶門惶懼偏纖待時費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庶不遂致死也既而睡食頃夢見佛於憁中援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 述異記

當用秀才心肝

高皇初造鈔屢不就一夕夢神告曰當用秀才心肝為之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為之耶 高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心肝也 上悅命取太學所積課簿搗而為之果成乃今歲輸上方 明興雜記

腹

枯龍據腹

詳鱗介部薄太后

蛇白臍入腹

詳鱗介部范延光

松生腹

詳品物部丁固

濟　日入臍中

慕容德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德後稱帝於廣固北史

臧　五臟出在地

成帝幸甘泉詔召揚雄作賦雄倦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入及覺大少氣桓譚新論

腸

腸繞吳昌門

孫堅母懷姙夢腸繞吳昌門是生堅吳志

剖滌腸胃

詳文翰部王仁裕

膏肓　肓上膏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緩醫名也治之未至公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針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為之厚禮而歸之左傳

當入靈府

秦王俊有疾脩主馳召許智藏療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聞許智藏將至必當相苦爲之奈何次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發癇不可救也數日後果以癇薨隋書語所似二豎之

二蒼頭在前在後

許叔微家一婦人夢二蒼頭一在前一在後手中持一物前者云到也未後者應云到也擊一下爆然有聲遂魘覺後心一點痛不可忍昏悶移時叔徵所合精神丹卽取三粒令餌之痛止神醒其方出千金中二蒼頭殆二豎之比

也醫說

脫

剱決左脇入子

肅宗在東都爲李林甫所搆日夕危懼鬓髮斑白嘗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疾歸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中庭宇不灑掃樂器屏幃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女妓上爲動容顧謂力士曰太子居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乎力士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云無以動上念上卽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人家子女頎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去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子女人間囂囂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爲掖庭中故衣

冠帔以事沒入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大魘吟呼若有痛者肅宗呼之不醒乃自計曰上賜我卒不救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后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甲而操劒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左脇劒決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已也肅宗檢之于燭下則若有綖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唐史

傷在脇

宋張洽爲袁州司理恭軍民有殺人者治其獄無狀俄夢

一人拜於庭示以傷在脇治用以驗治果伏宋史

骨　取君集威骨來

唐貞觀中侯君集與庶人承乾通謀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骨一片狀如魚尾因唸囈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酉陽襍俎

臀　規其臀以墨

晉文公之太子驩少子黑臀文公卒子襄公驩立襄公卒子靈公夷皐立靈公侈民不附趙穿弑靈公於桃園迎襄

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黑臀在位七年子景公孫厲公相繼立自黑臀至厲公三世矣厲公弑國人逆周子立之寔悼公悼公驩之孫也

陰

陰毛拂踝

魏鄴範為青州刺史解州還京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言之偶有齊人占夢者史武進解之曰公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俯東泰道光海岳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範笑曰吾當為御騐此夢後果如其言　北史

誤中犢陰

詳虔劉部姚萇

滕 兩龍枕滕

詳鱗介部簡文帝

下體 毋下體

顧琮為補闕嘗有罪繫詔獄當伏法琮一夕憂愁坐而假寐忽夢見其毋下體琮愈懼形於顏色流輩問琮以狀告之自謂不祥甚也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問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見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賀也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廣異記

脚

狼咬一脚

敦煌郡功曹張說嘗奉使吉州夜夢狼咬一脚問宗統統曰脚肉被咬爲却字却者不前也時東虜反遂不果行史

昆脚皆頭

杜牧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尚書故實

沙門以足蹋之

宋張興頗信佛法常從沙門僧融聽時受八戒興爲劫賊所引逋逃不獲妻繫獄掠笞積日偶縣失火出囚路側遇融見妻呼闍黎何不賜救融曰貧道力弱不能救唯宜勤

念觀世音庶獲免耳妻便晝夜祈念經十日許夜夢一沙門以足躡之曰咄咄可起妻即驚起鉗鎖桎梏俱解然閉戶警防無由得出慮有覺者乃却自械又夢向者沙門曰戶已開矣妻覺而馳出守備俱寢安步而逸闇行數里卒值一人妻懼躃地已而相訊乃其夫也相見悲喜夜投融翼融翼匿之獲免焉冥祥記

捧脚捧肘

許地理部隋文帝

猪啗足

許走獸部關羽

星墜歷脚

詳天象部陳奇

小麥潰脚

詳品物部李禮之

彝倫部

君臣 夜爲君

有老役夫晝則呻吟卽事夜則熟寐夢爲國君覺而曰吾晝爲僕夜爲君何所怨哉列子

南面王樂

莊子使楚見空髑髏擊以馬捶而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

爲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語卒援髑髏枕而臥髑髏見夢曰夫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爲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能過也

帝賚良弼

殷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書經

魏徵

魏徵疾太宗夢與徵別既寤流涕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云昔高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覺後

虞世南

虞世南卒太宗為詩一篇追述往古興亡之道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詩將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冀世南神識感悟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兼進讜言有如平生追惟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區又勑圖其形於凌烟閣 唐書

薛收

薛收死太宗亦夢之如平生

伏侍唐太宗

黄徳昭赴試路病夢神叱之曰汝當伏侍唐太宗安得在此宜速歸不信我且死徳昭懼遂歸初徳昭以明經應舉明年改詞賦科入試試題是唐太宗功被九州歌徳昭乃以太宗比大禹大爲主司賞拔遂冠場中夢譚

馮京入朝

宋皇祐閒鄭俠上言政事闕失因而力薦馮京言事者以爲交通罷知亳州後召京知樞密未至帝中夕呼左右曰適夢馮京入朝故賜之詔有渴想儀形夢寐不忘之語

爾父笑談如曩時

宋文憲濂既致政歲一入朝辭還數日　高皇問其子璲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如曩時璲曰非陛下垂念臣父切至何以形諸夢寐　吾學編

別館聯句

詳文翰部鄭顒

父母後六日共父同出

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持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

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其夕弟賢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象其形焉后漢書

父母來迎

李使君在州明早將祀社夜潔齋臥于廳事夢其父母盡來迎已覺而惡之具告其妻因疾數日卒紀聞

父　先君

孔子絕糧乎陳蔡之間藜藿不糝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

飡米得來爨之幾熟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食熟謁孔子而進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顏回對曰不可埃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因攫而飯之矣 呂覽

父命立超

慕容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既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勑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以超爲皇太子是月德死 北史

父書亟來二字

宋庠伯虎字長孺其父游瀘南伯虎與弟庚居母喪於丹

山伯虎夜半蹴庾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起裹糧走洪川冒江漲假漁舟至瀘南父果病甚是日少閒伯虎具舟侍父歸卒於家宋史

汝父作狀元

宋蔡確少年夢有告之者曰汝當執政汝父作狀元斯其時也覺而笑曰鬼物乃相戲如此乎吾父老矣方致仕豈復有作狀元之理確以元豐二年五月自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時其父已殁五年三月確侍殿上聽唱進士名南劒州黃裳居首確大驚蓋其父名黃裳也

廿 還侍疾

鄱陽王蕭恢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下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惶便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 梁史

毋與之言

高士廉家世顯赫少以孝聞大業中爲治禮郎隋軍伐遼兵部尚書斛斯政亡奔高麗士廉坐與交游謫爲朱鳶主簿嶺南瘴癘不堪將毋留妻鮮于氏侍養旨甘不足乃賣大宅買小宅以處之分其餘資輕裝而去尋屬天下大亂王命阻絶交趾太守丘和署爲司法書佐士廉久在南方不知毋問顧念彌切嘗晝寢夢其毋與之言宛如膝下既

覺而涕泣横集明日果得母訊議者以爲孝感云唐史

頻夜夢母

唐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爲党項縛入西蕃養馬蕃王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王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賛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一夕賛普聞其悲泣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賛普頗仁聞之悵然召至帳中語之曰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有力馬兩匹縱爾逃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經宿方及豐州界歸家其母尚存

母欲食魚

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齧痕鄰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獺所獻以孝感聞於官表其閭 元史

母疾

尹莘遊學京師夢母疾心怪之馳歸母已亡 元史

叔

叩頭救叔

嘉興徐祖幼孤叔隗養之如所生隗病祖晝作扶勤是夜夢二人來云汝叔應合死也祖叩頭祈請哀懇二人云念汝如此爲汝之祖從叔乃瘥 搜神記

兄弟

弟得悲漸損

盧潛在壽陽城爲陳兵所圍寄書與弟士邃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書至一如其夢北史

兄弟同在院

元絳少時嘗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院絳疑思素無兄弟疑夢爲不然熈寧中除學士同時先後入院者有韓維陳繹鄧綰楊繪并絳五人名皆從糸始悟兄弟之兆夢溪筆談

夫婦

妻有身

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産

夫已死

後魏彭城劉氏嫁渤海封卓初成婚時卓官京師後坐事伏法劉氏在家忽夢夫已死哀哭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懣而死列女傳

婦來告

高郵高氏婦携女從夫避亂入道旁空舍脫金纏臂與女且語夫疾行夫去即自縊賊至焚之夫抵儀眞夜夢婦來告曰我已縊死彼舍矣其精爽如此志

男子求爲妻

李節婦嫁鄭康未逾年而康死夢一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色所召即自截髮毀容其鬼謝曰

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

娘子夢魔 朝野僉載

唐貞元中獨孤遐叔家長安下第將游劍南與妻白氏約周歲歸及至蜀後不偶經二年始歸至金光門天已暝無旅舍惟一佛堂遐叔止焉忽聞牆外有數人相呼聲乃屏氣潛伺之見有公子女郎十數輩閒坐獻酬復爲交錯中有一女憂傷憔悴側身下坐似遐叔之妻迫而察之乃真是也乃一少年追之歌者再三遐叔驚憤乃捫一大甎飛擊之甎去遐叔亦醒似夢非夢謂其妻已死平明促歸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魔方悟遐叔問之妻述夢中事與遐叔

所見同此事與張生還汴州見妻夢中事大相類但張發凡中妻額耳二夢俱見稗家

君婦始生

崔元綜欲娶婦夢人云此非君婦君婦始生夢中相隨至履信坊見一婦人生女云是君婦崔所議女尋亡後官至四品年三十八乃娶韋涉妹年十九履信坊居尋勘歲月正所夢之日生定命錄

張韓王之妻

蜀人范守與黃守為世姻范生子黃生女因締婚焉嘉熙間則范宦於淮黃宦於江兩門男女各數歲矣仍申前議范氏子夜夢神告曰黃女乃張韓王之妻君妻已生於唐

氏矣未幾范謫嶺南十餘年及歸黃女已三適矣適張
死再適韓韓死乃歸於王范氏子竟娶唐女焉

文伯之妻杜氏

分宜涂四友字文伯夢一婦人姿容甚麗引手示之有金
書六字曰文伯之妻杜氏是年中選郡人杜學諭來議婚
遂求爲妻俄登進士官至柳州守與杜偕老焉

百萬錢買子

王導夢人以百萬錢買其子悅潛爲祈禱者備矣乎掘地
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
食積日悅竟卒

當生貴子

梁郗后毋宋文帝女尋陽公主也方娠夢當生貴子乃生后 南史

賜汝一子

魏宗室都牧尚書瑞毋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也未幾生子禎以爲協夢名之曰瑞字之曰天賜後位至太中大夫 北史

抱子升天

北周王宇文泰毋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子升天不至而止寤以告其父肱肱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 北史

涕泣囑子

咸卒後五年石虎夢見咸涕泗囑其子奮曰非心慮所逮也通夢之言而有徵奮今何在左右對曰爲趙郡守於是卽擢拜廷尉爲太常 北史

兒墮月中

范文正夫人有娠夜夢兒墮自月中承以衣裾得之遂生純仁是爲忠宣

兒子逆天不孝

下邳張稗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子邦生孫女美鄰人欲聘爲妾稗以舊門不許鄰人忿之乃焚其屋稗遂燒死

邦出外得免後還畏鄰人勢力又貪其財竟嫁女與之經一年邦夢見禰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黨便捉邦頭以手中挑杖刺之邦因病兩宿嘔血而死邦死日鄰人又見禰排門戶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勢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知之鄰人得病尋亦隕歿還冤記

上帝賜以男女

宋沙門島配囚事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先到者投海中及馬默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復投海中非好生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者移登州神宗深然之遂著爲例

默初無嗣後夢天使稱上帝命賜以男女此後徹嗣遂繁皆以為陰德之報云　徐冬序錄

彌子吳寬

錢狀元福幼時病劇其父夢人語之曰爾子吳寬也時吳文定嘗家食已而連舉省殿二元至庚戌福亦舉省殿二元式相符云

令兒悲

蔣文學燾弱冠知名饗校年十六死死後屢見夢於母見即馳去母逐之問燾何在燾言兒為帝召作丹臺記今不不得如昔滯行即去一夕母又夢燾父言吾死不如燾燾

死不滅不散欲來即來耳言既隨復見夢夢語與父言無少異又云毋哭毋過慟若過慟若不食葷若拈弄兒典籍皆令兒悲 祝京兆集

嗣子昌世同拜家廟

淳祐間陳公振居吳門無子有同姓曰昌世者為人端慤因延之家塾從容與言繼嗣事且托之訪覓歷久未有所啓問之以難其人對公振曰得如子者乃佳昌世惶恐不敢當久之又問如初昌世謝未敢輕有所進公振夢謁家廟覺有拜於後者顧視之乃昌世也意遂決乃立昌世為後昌世以其澤入仕歷三衛攝郡有廉名穆陵聞之擢

爲郎 癸辛襍志

姑婦 黃氏來言

永平呂生妻黃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妾病且死然聞人死當爲鬼獨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夢告於姑及死姑夢見黃氏來泣而言曰妾平生無狀今爲異類生於鄭之東野叢木中顯其翼吸其鳴者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願姑念平生時無以異類見阻言訖而去後七日果一鳥自東來止於庭樹哀鳴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昧平素直來吾之居也其鳥即飛入堂中迴翔哀唳僅食頃東向而去 宣室志

張元伯

范式字巨卿山陽人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少遊太學爲諸生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醖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

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悟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就留止冢次為修墳樹然後乃去 後漢書

王由携酒賦詩爲別

魏盧元明一夕忽夢其友王由自頴川携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即發夢之夕也

魏史

夢李白 詩二首

死別已呑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

疑見顏色夜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時白坐永王璘黨故其辭危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

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

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顦顇孰云網恢恢將

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杜工部集

令狐學士

李商隱夢令狐學士詩云山驛荒涼白竹扉殘燈向曉夢

淸輝右銀臺路雪三尺鳳詔裁成當直歸李義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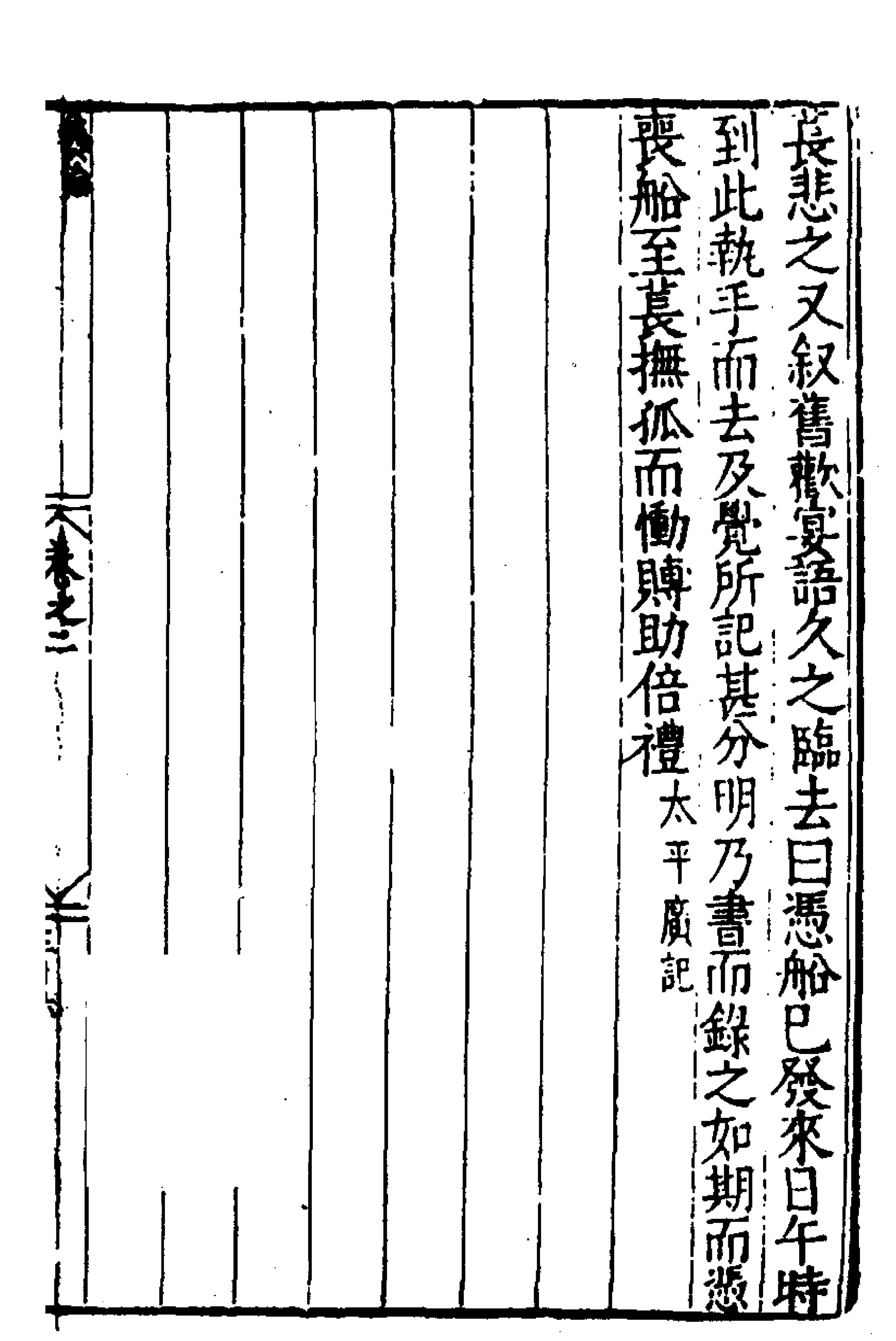
韓弇李績

渾瑊惟西蕃劫盟掌書記韓弇遇害弇素與櫟陽尉李績

友善績因晝寢忽夢聳被髮披衣面目盡血績初不識及稱姓名乃相勞勉如平生聳曰今從死髮大使填河憔悴困辱不可言間來奉詣耳吾久飢渴明日午時於宅西南為置酒饌錢物亦平生之分也績許之悲愴待日至午時如言祭之忽有黑風自西來旋轉筵上飄卷紙錢及酒食皆飛去舉邑人覩之時貞元四年 河東記

陸憑沈萇

陸憑少有志行神彩秀澈家於湖州性悅山水貞元乙丑三月遊永嘉遘疾而歿憑素與吳興沈萇友善萇夢憑顏色顦顇曰我遊至永嘉苦疾將困君為知我者願託家事



長悲之又敘舊歡宴語久之臨去曰憑船已發來日午時到此執手而去及覺所記甚分明乃書而錄之如期而憑喪船至甚撫孤而慟賻助倍禮 太平廣記

夢占類考卷二